



1980 年
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
获奖作品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**1980年
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
获奖作品集**

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赵继良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一九八〇年

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

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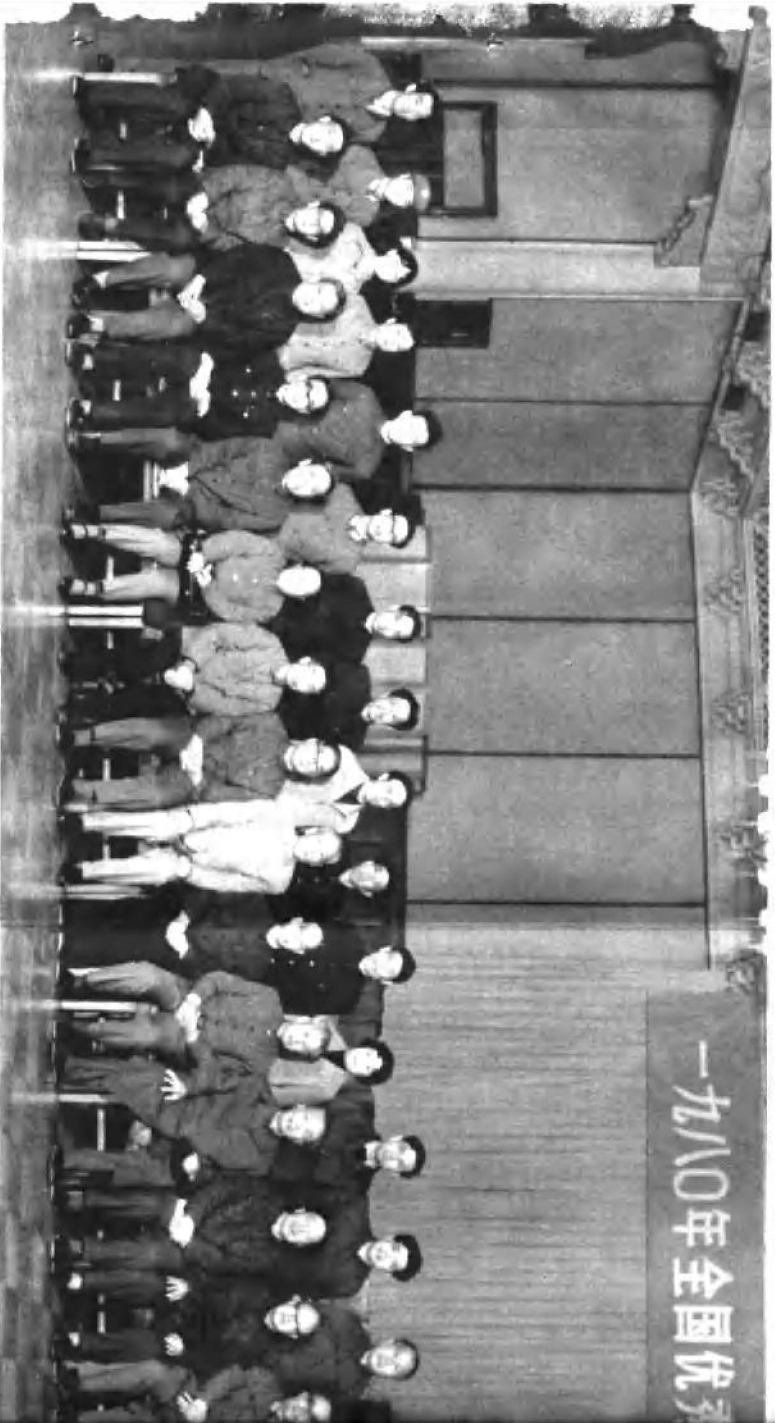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2.25 插页 3 字数 498,000

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287 定价：1.85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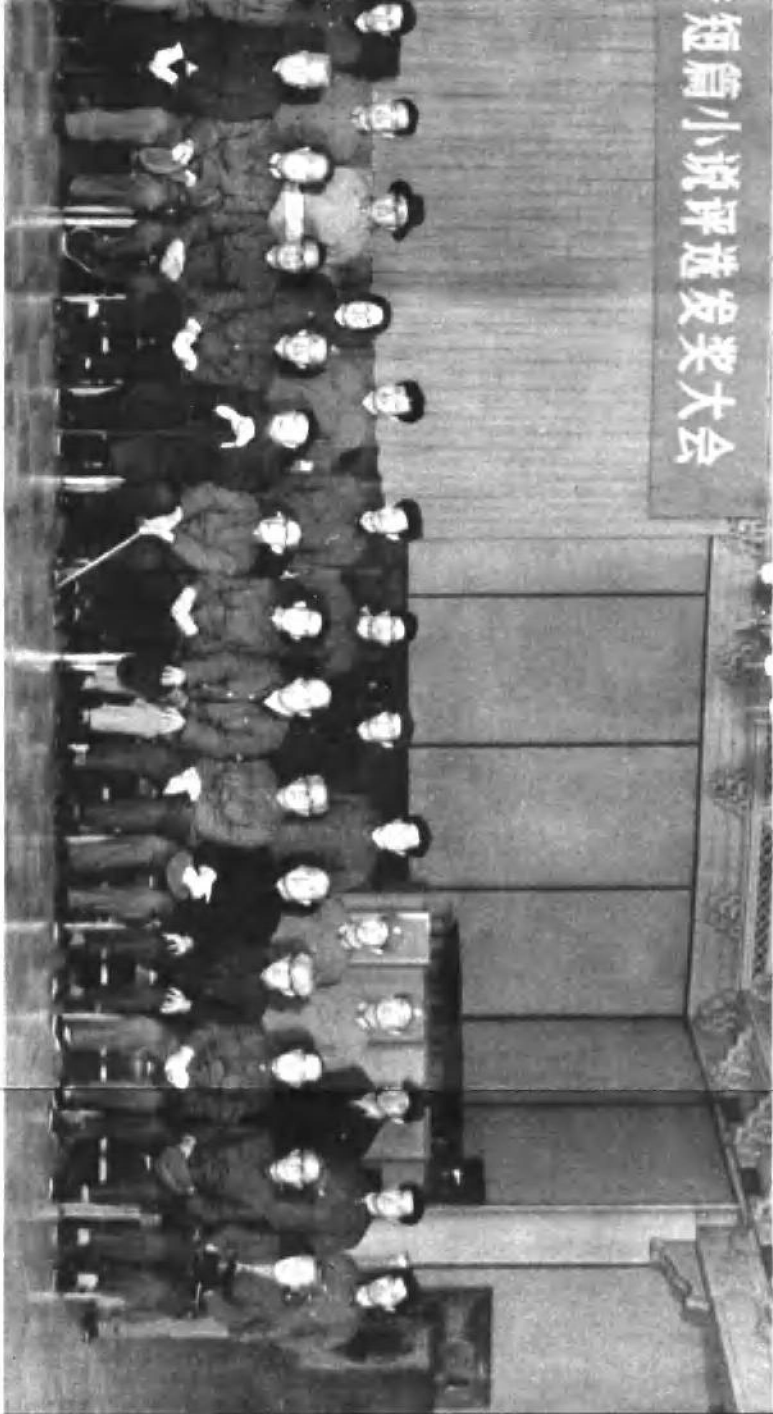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者合影

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者合影

一排左起：刘剑青 李清泉 袁鹰 赵寻 刘宾雁 韦君宜 张傅
 周扬 刘白羽 林默涵 张光年 曹靖华 夏衍 沙汀
 二排左起：张贤亮 李斌奎 张抗抗 罗旋 蒋子龙 刘富道 张林
 何士光 徐怀中 玛拉沁夫 益希卓玛 王群生 京夫 柯

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



奖作者和部分评选委员、作家合影

魏 魏
李国文
李少功
韩毅
陈荒煤
陈 遥
王之阳
贺敬之
秦 锦
秦兆阳
云 王
陈建功
陈建功
张石山
张 玲
叶文珍
艾 孔
艾罗勃
朱子奇
王子野
陆文夫
李子江
方南声
高晓声
唐 弢
贾 弛
洛 竞
葛 章
阮 蒙
王润滋

严 辰
严文井
严 弦
吕 雷
张 路

在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

张 光 年

中国作家协会委托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举办的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，在广大群众和文艺界同志们热情支持下，已经顺利地完成任务。我们今天共聚一堂，喜气洋洋地在这里举行发奖大会。我能够参加这次大会，感到十分荣幸。我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和本届短篇小说评选委员会，向这次获奖的三十篇优秀短篇小说的老、中、青作家们，表示热烈的祝贺！同时，向积极参加、热情支持这次评选活动的各条战线的广大读者和各地文艺界同志们，文学期刊编辑同志们，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同过去比较，一九八〇年是短篇小说大丰收的一年。广大群众踊跃参加短篇小说的评选活动，也是盛况空前的。这次在短短三个多月期间，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推荐表达四十万份以上。参加推荐、评选活动的大多是工人、干部、教师、在职和在学的广大青年。我们的评选工作，正是在群众推荐的基础上，采取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。我们知道，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很多的读者大众，就近参加了本省、市文学期刊举办的短篇小说和其它文学作品的评选活动，同样

有力地促进了创作的发展。可见在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和正确的文艺方针指引下,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同人民群众的联系,正在年复一年地扩大着,加强着。我们的文学有坚实的群众基础。这是最值得宝贵的。

我常常想,近几年一大批优秀的短篇小说及其它文学作品,之所以得到群众的喜爱和赞赏,就因为它们通过对于人民生活的真实描绘,表达了广大群众的思想、感情、愿望和要求。凡是扎根于生活,扎根于群众,与群众同呼吸,共命运,帮助群众推动生活前进的,这就是人民的文学,这种文学有强大的生命力。而那些一味地沉醉于自我表现,自我扩张,从思想感情上冷淡、疏远了人民群众的,那就理所当然地受到群众的冷淡和疏远。

十年浩劫中,我国作家和文学青年与人民群众同生死、共患难,也一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。“四人帮”覆灭后,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,广大作家、还有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大批文学新人,与人民群众同甘苦、分忧乐,与长期毒害人民的极左思潮实行决裂。这就使得近几年各种题材、各种风格的优秀的短篇小说及其它优秀作品,在读者中间产生了动人心魄的感染作用和思想情绪方面的疏导作用,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。我们的文学在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同时,也使得文学事业日益繁荣,文学队伍日益兴旺,因此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。

茅盾同志去年七月在《小说选刊》发刊词里写道:“粉碎‘四人帮’以来,春满文坛。作家们解放思想、辛勤创作、大胆探索,短篇小说园地欣欣向荣,新作者和优秀作品不断涌现。大河上下,长江南北,通都大邑,穷乡僻壤,有口皆碑。建国三十年来,曾未有此盛事。”茅盾同志因病住院,未能参加今天的大会。他

对短篇小说发展状况及评选工作，一直是热情关怀的。我们祝愿茅盾同志早日恢复健康！

我还想起，去年三月举行的优秀短篇小说发奖大会上，巴金同志在充分估计短篇小说成就的同时，提议在适当时候举行中篇小说评奖。中篇小说的新崛起，是近年来文艺界经常谈论的话题。此刻，中国作家协会委托《文艺报》举办的中篇小说评选活动即将告一段落。我们预祝优秀中篇小说评选活动取得重大的胜利！

同志们，过去一年来，我国的短篇小说创作活动，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。这次获奖的三十篇，只是去年发表的很多优秀作品的一部分。评委们在反复斟酌获奖篇目的时候，都感到美不胜收，不免遗珠之憾。我们珍视这次评选的结果。其中许多篇，报刊上早有佳评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热望报刊上继续开展评论活动，对于这次获奖的三十篇及三十篇之外的佳作，评述其思想性艺术性的独到之处，同时指出缺点，促使创作的改进和提高。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工作，确实存在不少缺点，甚至是严重的缺点，远不能适应新时期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兴味和要求。少数作品和文章，也曾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，引起群众的不满。这是亟待改进的。我们这次的评奖工作，连同我们当前的整个文学工作，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，群众的检验。我们乐于听取严肃而热情的批评意见。

我们面临着经济上实现进一步调整、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团结的庄严任务，困难是不少的。要十分爱惜得之不易的安定团结、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，千万不能因一时的粗心大意损害它。对于近几年开始形成的安定团结、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，也应当这样说。一定要在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和最近的中央工作会

议文件精神指引下,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武装头脑,改进工作,同各条战线的劳动群众紧密结合;把全国老、中、青作家和广大业余作者的笔杆子调动起来,用更多打动人心的好作品,鼓起群众的志气和信心,帮助群众排除重重阻力,克服重重困难,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!

一九八一·三·二十四

目 录

在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

大会上的讲话·····	张光年 (1)
西线轶事·····	徐怀中 (1)
乡场上·····	何士光 (53)
月食·····	李国文 (65)
三千万·····	柯云路 (105)
笨人王老大·····	锦 云 王 毅 (151)
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·····	蒋子龙 (169)
陈奂生上城·····	高晓声 (197)
灵与肉·····	张贤亮 (211)
夏·····	张抗抗 (241)
南湖月·····	刘富道 (267)
天山深处的“大兵”·····	李斌奎 (289)
你是共产党员吗?·····	张 林 (315)
空巢·····	冰 心 (335)
春之声·····	王 蒙 (345)
结婚现场会·····	马 烽 (359)

丹凤眼

- 谈天说地之二陈建功 (375)
- 红线记罗 旋 (397)
- 小贩世家陆文夫 (425)
- 西望茅草地韩少功 (443)
-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 弦 (477)
- 活佛的故事〔蒙古族〕玛拉沁夫 (499)
- 镢柄韩宝山张石山 (511)
- 心香叶文玲 (531)
- 勿忘草周克芹 (561)
- 最后一个军礼方南江 李 荃 (579)
- 手杖京 夫 (593)
- 彩色的夜王群生 (603)
- 美与丑〔藏族〕益希卓玛 (647)
- 海风轻轻吹吕 雷 (663)
- 卖蟹王润滋 (687)
- 第三个丰收年《人民文学》记者 (699)



徐怀中

男,1929 年生于河北省峰峰地区贫农之家。1945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, 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解放战争中当过文工团员、创作组员。1950 年后到西藏地区深入生活。1958 年至 1963 年在《解放军报》任副刊编辑, 后调总政文化部创作组。1973 年任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, 后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。现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。

1954 年出版中篇小说《地上的长虹》。1956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1957 年出版长篇小说《我们播种爱情》, 深受好评。1959 年以短篇小说《卖酒女》、电影剧本《无情的情人》为人赞赏。

西线轶事

徐 怀 中

一

有线电连由于多了六名女电话兵，显得格外有生气，无形中强化了连队的生活基调。

一讲要缩减部队编制，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女同志们。如果人们到九四一部队去，了解一下有线通信连女子总机班的情况，就会感觉到，把穿裙服的看作是天然的“缩减”对象，这种看法至少是过于狭隘了。

九四一部队女子总机班一共是六名战士，人们称为六姐妹。作为连队里一个正正规规的建制班，她们完全适应了从早到晚

整齐划一的紧张生活。适应了随时随地面对各种严格的要求，适应了多少条成文不成文的纪律规定。当然，要把家庭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习惯统一到领章帽徽下面来，要把平均年龄二十岁的一群女孩子的心收拢来，是要有一个过程的。女兵班刚刚编起来那段时间，没有让连里干部少伤脑筋。比如说，其中有几个总是嘴不闲着，坐在床上吃葵花子，从窗户里吐皮儿出去。男兵送了她们一个外号，叫“五香嘴儿”。给人起外号是一种不良倾向，连里批评了他们。不过，自从叫出了这个外号，女兵班窗户里再没有葵花子皮儿飞出来了。又比如另一位女战士，在幼儿园就是个爱哭出了名的。老师说她眼窝太浅，存不住泪水。现在穿上了正二号女军服，还是照常爱哭。芝麻大的一点事儿，绝对用不着哭的，她可以大哭一场。一次，正要出发去野外训练，她忽然抹起眼泪来了。为了什么事情？天晓得。连长见她没完没了的哭，在她面前放了一个小板凳说：“你坐下慢慢哭，哭够了我们再去训练。”她倒不哭了，仰起头，站到队列里去了。可见泪水要存是存得住的，不在乎眼窝是深是浅。

照部队规定，当战士的是不准谈“个人问题”的。这一条历来很明确，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。干部常在队前讲话说：

“有空余时间，你宁肯去看看蚂蚁搬家，也别往那一方面去动心思。动也白动。”

令行禁止，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，服兵役的年龄，正是怀着大胆的幻想，而又战战兢兢开始去探索“个人问题”的年龄。如同鸡雏儿要冲破蛋壳，天数足了，怎么能阻止得了呢？总机班就曾经有人想要试试，能不能在严守秘密的前提下，比别人先走一步。指导员在全连同志面前严厉批评了这件事。他只讲是“个别同志”，没有点出名字来。这位“个别同志”在知青点的时

候，和一位男同学一起担任看守甘蔗田的任务。他们搭了一个很高很高的草棚，坐在上边向四外了望。甘蔗林仿佛是一片波涛汹涌的湖水，那草棚正如一只随波逐流的小船。那些日子里，给她留下了多少值得回味的记忆呵！片片断断的，正象是一节节熟透的甘蔗。她应征入伍了，约定了要常写信。谁知对方来信太勤，她觉得不大好，让他不要总用一种信封。落款地址也要变换着，让人看见不是一个人写来的。这一下弄巧成拙，信封和寄信地址虽然变换不定，可是信上的邮戳始终没有变。指导员找她谈话了，说个人之间通信是宪法保护的，别人无权过问。问题是信件的内容超没有超出一般范围，这就全靠自觉了。组织上没有把有关规定讲清楚，那是组织的责任。三令五申讲了，偏偏还要违反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？此后，那种神秘的书信就完全断绝了。这件事情，给了女兵班全体战士一个明确的警告，她们私下里议论说：

“算了，趁早别去找那个麻烦。要么等脱了军装再讲，要么穿上了皮鞋再考虑。”

脱了军装再讲，显然是说等到复员以后。穿上了皮鞋再考虑，这个话恐怕外界的人就不明白了。部队规定，战士只准穿胶鞋、布鞋、塑料凉鞋，提升了干部才准穿皮鞋。这就是说，在没有取得穿皮鞋的自由之前，“个人问题”只能是明智地放到一边去。

九四一部队医院和业余文艺宣传队，也都有一部分女兵。因为工作上无法分开，男女同志之间接触很平常。连队里就不是这样了。工作、训练、学习、课外活动，女兵班总是自成格局，几乎和其它班排没有什么联系。尽管如此，男兵们随时都意识到了六名女电话兵的存在。明显的是他们很注重服装整洁，再热

的天,不打赤膊。还有些细微的情形,表面上不大容易察觉。编到这个连里来的兵,活泼的更见活泼,庄重的越发要显示自己的庄重。有线电连和无线电连赛篮球,本来实力差着一大截,可是运动员们一个比一个要强,总是全场人盯人,一拚到底。拚下来看,输也输不了几分。他们倒不是一定要 and 无线电连争个高低,明知是拚不赢人家的。主要是谁也不甘心在本连留下一一种过于窝囊的印象。总之可以这样说,有线电连由于多了六名女电话兵,显得格外有生气,无形中强化了连队生活的基调。象是电话线路上加了“增音”,音量扩大了好多倍。

无论从哪一方面看,女兵班在全连都算是靠前的。理论考核不用讲,电工学、电话学,难不住这六名高中生。内务卫生是女同志的擅长,队列也满象一回事的。劳动种菜又不比男兵差劲,在知青点打下了底子,两大桶粪,挑起来颤颤悠悠的在田埂上走。就说训练吧,五百公尺的放收线,不敢说速度上能和男兵打平手,可是论起收线的均匀、紧密、垂直和平整,女兵班要更符合教范的要求。军区召开的有线电全程协作经验交流大会,邀请女子总机班作过表演的。不过,假如你和有线连的男同志谈论起女兵班来,他们往往是笑一笑,颇有点不便评论的样子。说自己心服口服,他们不乐意,说不服气吧,多不合适,只好笑笑。还是有个别嘴快的,忍不住说:

“女同志嘛!电话上声音绵绵的,口齿又清楚,谁不欢迎。等打起仗来再看吧!”

二

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到部队上,就为的让他们穿起军服,神气活现地去照相,四吋、六吋去放大吗?

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，对越南的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了。九四一部队也奉命完成了一级战备，随时可以开赴前线。

中国政府公开向世界宣布，这次还击从时间到作战地域都是有限的，中国无意占领越南一寸土地。一次惩罚性的有限战争，不过是在古往今来战争史的长河中，归入一支小小的细流。但这是一次震动了世界的，具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化的战争。在中越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乐谱上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。不过，两国军队在面对面的严重时刻，只能是借用对方的语言，大吼“缴枪不杀”！

女子总机班听到了“透露社”的消息，说上级已经决定不让她们上前线去。大家急了，吵吵嚷嚷要去问连长，凭什么不让去。班长严莉不主张去问。她说，到目前为止，并没有谁正式宣布，说不让去，是小道透露出来的。连里要问，怎么会知道不让你们去的呢？倒还不好回答。不管他的，反正女兵班向党支部送了决心书，先抓紧轻装准备。万一真是那么决定的，到时候再去闹也不迟。这个意见得到了一致的赞同，都说，还是班长有主意。

其它班排都去理发，一律推了光头，为的是头部受伤便于救治。女兵班有的人主张照男兵办理，也推光头。有人觉得那样未免太出洋相。原来她们多数留的是两个小鬍鬚，用猴皮筋扎着，一晃脑袋，象两把刷子在肩膀上摩挲着。她们上街，每人花了两角钱，变了一个样子回来，都剪成了“运动头”。以后早上起来，岔开五指梳拢几下就完事，连猴皮筋也用不着了。

连排长们到各班检查轻装情况。女兵班轻装很彻底，干部都表示满意。连长是结了婚的人，知道的多些。他清了清嗓子，